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三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蕖緒袁仲韶甫

侄孫袁祚熙載之甫 校

正講一

不知命全〇會元既重命字全篇脈絡自當一氣貫

通講首句找云非必試之愉渝之細而已知其趨操之爲亂非必試之羣妄之夫而已知

其衡纔之易骨把下面禮言一齊挈起過下云惟知命則必知其受采受

和于此命衆而從天則固德性是無体之卓識也惟知命則必知其自宣自吐于此命者而提學言為折

畏是究後之匪明也上下融合神理俱完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講下二段云君子無溢而不節之情僥不知礼而耳目心志皆世情錯出之端其何以立則

礼非迂節蓋知命中不可無此究論矣君子亦無翳而不宜之、鑑僥不知言而揣摩何察正自心戚溺之

境何以知人則區別必審是知命中不可無此朗識矣耳目心志等句極透徹

極痛快對症下藥移易不動繳云蓋由元始窺真源則秉除悉注于無

意而形色天性合一而凝并萬類之神一听之常理君子所為立命而物我同遊也本良知見天載則理

數悉渾于無情而節文條理融通而入并人情之岐合成圍其範圍君子听為至命而人已共鑄也

聯三為一原委秩如意洽精流若有神助余往年評
浙江鄉卷原許其可以作元今年春榜初傳自信予
言之不謬及得其真卷讀之則其文與舊作迥然不
侔若兩人然蓋鄉試之文積學有年蓄力待戰知其
嚴思滿志而出之者也有心于元者也會試之文逍
遥自在如不欲戰知其任意開襟而成者也無意于
元者也若遊于塵垢之外而卷舒自如若得鬼神之
助而冥然合轍殆非肉眼所能識亦非凡情所可測
也是以脩業者乎時之力索強探乃積累之粗迹而

一日之文緣輳合則神授之真机也通乎此者可以言文矣

二名魯史作三段做後復揔收此題曰命曰禮曰言原是三物論理原當三平聞今年場中主司亦以三股平講為善但三十年前此等題都是三平做後因練格漸新遂不復肯循常轍邇來諸生因奇思乎因過思矯因鍊格太鑿反思不練之為高故遇兩扇題輙欲板對遇三比題輙欲三平上科南京克明德三即沈因仲諸公皆作三段講仕而優二句皆作兩扇

對魯公之作正合時宜第三梅之煥亦作三段講首

向云夫命而僅〻扶定數所適然此猶易知者耳至于天人相與之際戳穀耶翻凶耶有不自脩造而自我造者其机權不更微乎識參造化而盡其在我以勝之君子所以不衡命而委命而造物惟此斡旋者也不然而鮮不役〻矣說命自我造不離氣數直透先天乃

至精之語講不知禮云夫礼而區〻北節度習儀文此猶易知者耳至于經緯從出之原為矩耶規耶有不自我制而自天制者其節文不更精乎亙規天則而融其真見以合之君子所為以中立以正立而邪僻無所搖蕩者也不然而鮮不靡〻矣直探經緯從出之原

而本之天制細賦精入非徒作者講末段云若言為忠甘言為佞易知也至于佞而忠托之而忠者反類于忤易知乎訒言為仁巧言鮮仁易知也至于佞而知飾之

而仁者反見為拙易知乎自非明炳言前而徒相人于詞說者也鮮不貿貿矣專辨其心術

而不徒相人于詞說比題意更進一層湍瀾先拋提

次平敘三段末總收點是常格中間講語甚細着句

講云命而曰知則跡其所以脩去其所以悖如是者君子而不然者將以安身而立命者操何術也

說居易之君子必不若是題止言知命而講云迹其所以脩去其

所以悖則不徒知而并欲行矣中段講云禮而曰知則去危而

即安點華而就寘如是者能立而不然者將以固肌膚而來紛獻者操何物也說自立之君子必不若是

去危而即安點華而就寘二句是說禮之所以立處

末句講云言而曰知則是非莫眩得失莫迷如是者知人而不然者所以庸加言而堅詖說者

揉何術也諒知人
之君子必不若是
是非莫眩得失莫逃是言之所以
知人處後涉世出世二比漸警不羣但收六比則太
多耳胡承詒一頭兩脚做中間講語亦精首句云
命者
天數也為者人道也借天以擬人而何以稱君子之
純心然而不知之恐無以祛妄念而造于純也君子
者無為而為者也知命者有所制而不為者也以有
為與無為而何以望君子之真術然而不知之終無
以解世役而
還于真也
天數人道有為無為皆開人不敢開之
口過下云
要之謂知命後而徐議持已徐議觀人始
有所以為君子之資可也謂知命後而遂
無失已遂無失人悉盡所
以為君子之道未可也
一齊挈起過下有力後將
二段講完復收二比輕重得法

文字有識見可元力量可元而偶厄于數屈居人後者殆可悶々若六名周鉉是也其講首句云命不擬人境而就故境以時攻時取而我不還所以砥礪其人品也不知易以逐境為浮沉命不與事物為偶故物有得有喪而中自如亦以澄練其心抑也而不知縱以物誘為趨避識昏于元始處々有危微之几神閑于淡帶擾々無本守之地欲為君子何途之從哉命之不可不知也命不擬人境而就及命不與事物為偶皆入理之微談砥礪其人品澄練其心神愈講愈細識昏四句順講不知命而下以一句收之甚有力過下云是把持天理之功也而把持從何處着力莫若就其理之最著者知之是檢點人情之則也而檢點從何處起倪莫若就其情之最露者知之則禮與言也又微則

俱徹者神到意到筆力亦到講知禮句云人身自情牽欲染而外誰

非戴礼之官所情以强立不返耳此之知而以情欲撓之將何所不撓天則不撓于胸中而視听言動為無根巳威儀亦所以定倫也欲為君子者胡不于真体効靈也情欲而外即是禮天

則已而視聽言動為無據皆言之有理者講知言云

人心自飾貌匿情而外誰無内势之言所用以藻鑑于人羣耳此之知而以情貌隔之將何所不隔言不徹于人倫而是非好惡為無靈也知人亦所以知天也欲為君子者而柰何不于寔事持衡也情貌

不隔則言必内符是非好惡為無靈亦創見之語綴

云命不涉形色立則附于形矣總之神定于系先無形照有形亦照而何處不主持世教命不着声臭言則著于声矣總之識超于蹄外無声徹有声亦徹而何處不撓回人心語〻入玄字〻

徹髓殆洞朗不群而獨步詞林者也王家植亦以命字貫下其高處在首節不多做却于過文處重做四比後二比云則礼與言之當知也乃真知中統括之全体也而能立之與知人也乃全知中明照之寔事也提得最緊後二段寔講處亦不多但輕輕遞過末纔云蓋真明有暫晦之時良知無終蔽之理論知于根本當于世俗难持處剖折其脩古悖以之原論知于散殊當于恒情易忽處磨刮其自損自益之理則其知全其德成矣庶無愧于君子通篇輕揚飄洒不甚費力如游騎驚羣離合自在劉嗣傳起不捴提三段另講而中間脉理則一線相承其講首段云生人之紛遂無涯而帝降之权與有赫是非其命耶鑒界者寄而貽事者辣順

承者雖而斷決者易若于所謂通極江命其知容高而有如不知也必且几俾望外必且椒業兮寧君未

見不知命而可謂君子也者是知命其亟爲也生人二句提得雄偉冠絕曰

望外曰分中皆細膩過下云預命之境靈而成儀定命尤其脈理次闕命之

机微而知人則哲尤其神明之牖綿密爽𨗨讀之爽口講下二段皆

根命說末復繳云蓋能知則以不可必者歸之命而以不容越者範之禮是故利害得

失無逮于境身心性情以協于別此君子所爲盡性至命其源醒也能知則以命化外來之得遇而以言

擇內信之真符是故窮通情逆不詛其真而是非淑慝不爽其辨此君子所爲知天知命其理微也

以知字總繳而才情流動纚纚不窮可式也張京元

先提一頭次乎講三段末以知字總繳其講語亦甚

不凡首段云命與我俱來而即以宰我此非可意想以為知必真見夫我之外無爾斯命之
外無我而不知踞踞于命中且營營于命外我既不能定命而復不安為為命所定理與數而無所主者也
何以為君子也不以意想為知便是入微處中段云礼從身而出而
即以律身山非可浮蒸以為知必真見夫性天之品節即身世之範圍而不知者末叢涓其中已叢華其
節吾既不能用礼而并不能為礼所用內與外兩無定者也何以立也性天之品節
即身世之範圍是精詣語末段云言自心而生而即以鏡心此又非口
耳以為知必真見夫口耳之末原即人羣之品而不知者既眩于言之中又何求于言之外吾不能操
人之衡而且以自昏其鑑衡與鑑而无所憑者也何以知人也言之本原即人之定
品自是至理樊良樞起提四小比中作三段末輕繳

講首句云命非必不言数也而君子見理不見数惟其為君子也故命不可以不知苟不能洞晰乎吾性之原而有契于於穆之权竊恐陰陽禍福之說入焉而墜而上下天人皆危几也何以主化育之神而制造化之权哉必非君子而可矣見理不見數與上下天人皆危机都是玄語中段云礼非有体非必無体也而君子又以之能立惟以之立也而礼不可以不知苟未能寧觀夫會通之原而默察夫中正之則竊恐精神血脉之守出焉而蕩而耳目肌膚皆顯途也何以協德性之閑而貞夫下之動哉雖欲立焉而無由矣曰非有倖非無体便是出人耳目肌膚皆顯途亦是不經人道語末段云言非有响非必無响也而君子又以之知人雖以之知人也故言不可以不知苟夫深維夫生心之原而致嚴于似是之辨竊恐愛惡攻取之私投之而亂而假啓異同又不勝窮也何以極人情之变而究

政事之宰哉雖欲知人而無由矣三段沉着痛快句〻用意真老手
也十名前諸卷濃淡異轍豐約殊方各有二種獨到
之識溢于言語文字之外徐會而默識之可也
會試十八名前皆係正魁皆當絹神細玩于一名戴
新捴提後講知命云夫命者禀于真而不易固不以無定或爽其有常運于化而不拘亦不以有方可持其至變此而不知則天一而我見為岐命順而我欲為衡究且以觀觀于造化之权激倖墮好膠之志而趨擬從此誤矣其何以為君子曰禀于真曰運于化皆在
氣數之先一而岐順而衡等語皆造微逼真非徒作
者講知禮云節情制性非礼弗履也而能躬之所據束廹式于志不式于象自非規旋矩折

之內自有密察識而掰持鍊堅情貌兆樂然不相扶矣其何能立則立本于礼而不知者固無以立也

掰持堅而情貌不屬則禮非虛文矣講知言句云抒衷逆蘊非言不章也而節格之所懸別必燭以理不燭以声自非緣表測衷之間自有嘿藻鑑而端摩鉗巧心跡每貿然不相照夫其何有于人不辭言而不知者固無以知也知人是燭以理不燭以聲自是的見緻云蓋命恭理數之會而威儀亦所以度衷則不得謂命精而理粗故必幽微寔奧文宗者又顯達狀敘之端而撰守依擬之見流啣礼合經曲之全而擬議尤所以極化亦不得謂礼貞而言行該必躬察加寔之通者又心析異同之辨而後身心修證之途俱醒兩相挽結先後合縱熟玩此作其天資甚朗其學識亦優

中間有理精而氣不貫者則以其作文不甚多耳洪

啟聰先揔提講首句即含下禮與言及講下二段亦從命上轉去中間寔講處不甚着詞特以意斡旋過去知講不知命而云泥造化之物々混世情之因々溺託天道之難曉卒墮世人之險途此皆超然于繩尺之外而得許玄詣者定非淺學可到講下二段云

以命視礼々即命所敬耳夫是以有威儀度數之撕以定命也此而不能知檢抑聚心志蕩吾身何由立焉而彼知命待所為不規而貞不矩而方而必借升于絕鑒者果何為矣以命視言即命所傳耳夫是有雜折教究之詳以証命也此而不能知則品隱弗是非亂何由知焉而彼知命時所為緣声得寔緣聞得欵而必啟知夫[illegible]若文何為矣

倫汪洋自恣不錮不班而獨抒其自

得之胸襟作者難而識者亦難矣繳云曾心膺不照遺迹而天性默揖于礼意俟命趣情于言前即一知命而崖中之迹象已化錄實處何事如虛而知人為知天之鑒察則為察性之軌即礼言兼知而無形之揖入尤精明豊之談自然中窾金次諧亦重命字講處多不循常轍自抒雅調如講首句云由一念之順逆而居大化禎祥之徵以道義之應違而配守內吉凶之數以此講命几于入神矣次於過文處從重發揮而下二比只輕拖散結清標逸韻藹然動人魏濬先揔提次作三段講首段云一則當知命く非淵也理呈于數君子以之參元化無營無境之衷操脩所以日純也不然命固定之我固爭之勿論爭

術于數則爭湯于數中之理計較削萌而能白已玷夫其何以為君子說數中之理

便入細中段云一則當知礼々非象也性秩為儀先王以之植人紀々胥焉安焉之妙德性所以日定也不則礼固維之我固從之勿論明從于儀即少逸其性中之節動作強持而精神已蕩夫其

何以立末段云一則當知言々非外也心況為声振人以之斷表由天々機曜如之外偷鏡所以獨精也不則人固從之我固非之勿論鼎聞易術即終日聽其言與人習其人且是非兩然所援而推斷盡褻夫其何以知人

語皆入微雍容閒雅吳友賢通篇皆佳三段皆順發揮富麗平寔講首段云世守有求為君子而不通任于命也

者命非如化上天緣理以定數而人從借數以明理使其一不知而目前之造化已從夫暗室屋漏必多恃而寡能利害亨屯必多速而寡順若是而几成德也是行而不著之凡民也故天下有立命之君子有

談命之君子而不知命者直行險而無忌憚耳就不知命上摸寫字字着題

下二段皆然鄭茂華先講命字二比次講不知二比

即用過文羅起下意末二段只輕輕敘去不甚費詞

而輕脫清秀自成一家業大受先將知字總起二比

即講貫句云知則現在皆素位同契在易簡精不夫為達天之識而次可以几左命之諭不

知則為畏乘之而惑刁衆之而儕內不勝爭衛衛安而回以措順受之原曾君子而有是哉而恭何以命

為胃越也一比寬一比主闡發甚透過文云頗從玄黑之際覓其本根

不得以持守為逆而試思有生後之形狀要于何處說圓則知有貴于執也者從無声之中折其真妄不

得以藻鑑為匠而試思最易肴之品格要于何處定衡則知有貴于言也者聯終有情居

然出衆只此一過便可掄魁矣後二股只輕拖云人身有主宰受之以品節則不踰絜謂繩束之拘而越思撿押之外則識之既滿則極于何定有階之敵耳人心雖准測滅之以声響則甚其謬謂任耳之虛而不窮真偽之實則表之既兩衷于何測有信之欺耳

語雖不繇意亦矯矯十八名不見

来宗道庚子科與吾兒天啟同居副榜而来爲倘卷之首甚慕其名今得聯第豪傑登庸自有時也其文如生龍之活潑如明珠之負轉要非凡品其搃提處不单重命字以命合禮以禮合言相推説下講首句云故命之說微矣非可一途驗非可一成泥而智者何之莫致而莫爲愚者以爲私予而私奪知者借

造化以脩人事愚者决人事以干造化則安天命者之不知而能脱俗情遊坦蕩者君子誠不可少矣

俳不比操縱自如且語極深與而詞甚明顯發下不

作過丈竟寔講云蓋禮者節文之煩縟非予而試明儀節從何而起倫点德性本体原自精緻故習之者直邀文干肌膚湊理之會而不敢肆而加以為儀節耳則豈干豁當干情不知甚矣何以徒立言者議論之紛紜非乎而試明議論從何而生偽亦心術既微昭然呈露故所之者直立窮其端邪真似之辨而不可迷而如以為議論耳則休其華闇其實不知甚矣何以知人語之入微

筆端如晝毋庸刻削而題意躍如滿朝薦以命字知

字起二比止講不知命二比過下云傾命豈偏竅冥散之品式則為礼消之謬論則為言捻天載翕張之倪知命豈墮玄虛證之品式則屢蹈貞晰之謬論則藻鑑徹乃身心

印澄之窆鑄詞甚整用意甚精講後二段畢繳云論知之所流覽則洛像韋以凉帝則緣辨論以湛天機知之所兼到也蓋借寄覓真而當念乃徽也論知所究竟則順動即放律度矢口便屬與謨知之所獨證也蓋得真遺寄而睹休即真也倘所稱于天下曰君子非耶語

精意徽旨是作家董邏三節各自做並不紐合中間

講語亦多不凡講首節云我身方為造物之所主而不識其所以主之者則中正之衡以情識而稍我身又為造物之所移而不識其所以窒疹者則消息之机以得失而滑蓋至必然之理與或然之數兩俱無憑而趨避于是乎俱乎無心任運與有心衡運而俱無权而操俻于是乎大或

此等句皆見理透徹非漫作者下二段亦明朗有味

沈朝燁調多雋朗語多入微如講知命云一念昏[illegible]萬[illegible]

括造尤之相尽真識械而奇識漸增更加械之巧設結云悟生身之根而且洞徹身範旁造物之始

而且流覽物情玄言警語層見迭出蓋得于造詣之深而自

然以濫者張泰階搃起後三段另講首段云有命之當知矣命非渺茫知非真契當身而值與隨寓而安者為真耶夫声臭之先方有所執以處我而存一圓度几俾之心則有餘于分外適不足于分內恐無以為斯世蒙而何以當君子為詞旨抑揚足以

激發講下二段云有礼之當知矣礼非粗迹知非湊洎天然各肖與縄檢渾合者即是耶夫進反之表方有所根以域我而存一粗踈自悠之心羽不切于有体適不拘于无休恐無以為主持法而何以立焉有言之當知矣言非枝葉知非揣摩心精流露與符契默司者皆是耶夫謙論之際方有所標脉以炫我而存一漫无可否之心則不能緣表燭秉叩不能由秉証象且无以為妍媸鏡而何以知

人爲下語皆精天然合轍信是作手吳爾成講三段處語亦精詣首段云並人也而以君子稱必其直透夫有生前之大造以盡撤夫有生后之俗情而恬勝操耳苟心稍錮于形生見不真于玄造方且天畜而人爭以豐天損而人爭以益猶然與庸流日汩溺于勞攘之途而靡所自振其君子也奚以稱何者達化之心不淳附命之行猶并也不但透生前之大造并欲透生後之俗情是真知命者講中段云並守也而以立稱必其直抉夫受天地之中以為禎一身之中而強勝懦耳苟天秩之識不惻率性之中猶眩方且詭孰之則而使疑詭東其靡而使監就然與天下日波靡于搖蕩之域而靡所自持其立也何所依何者達理之守必堅曉禮之守必推也末段云並人也而以知稱必其直析夫羣言淆亂之論原以究夫羣心巧僞之故而明勝蔽耳苟至紛之論難合至合之亦難分方

且外覬迷其中情采声遺于靈寔備然與天下日聽亂于紛紜角勝之時而用所弦獨其知人也何所憑

何者察理先于萬品程材起于真知也

扶精闡徽神流氣卷章正岳講

三段亦有精語講不知命云秘智未離與眞致而致若不杣受則一念悅倩

無易可居也真見未徽與無為而為者不相驗則二念悉尤何學能迸

語皆入竅玄音

可擲講下二段云礼行乎古其經其曲我之規卯存為會而通之必有卓然自飭若苟

不識倫之所合則情義不堅不採儀之所生則精神不束其何能立此秩叙之原君于所當究心于羽之

先者矣又姑言發乎人其衷其貌彼之品格藏𠃊沆而鏡之必有舉然可办者苟論篤不頌其色將信其

所疑至言不求其當將疑其所信山言語之嘖君子所嘗燈心于听之先者矣以

經曲為我之規矩以衷貌為彼之品格皆細膩不浮又秩叙之

原則欲究心于髮之先言語之牘則欲澄心于聽之

先皆有理而可玩者彰若昌起處不褉即講知命云人世得失之故無有理不可諸而大數實陰宰之人心肯觀之私無有義不自克而究分常逆消之故非實通于莫致之机則必不能卓然自信而嚴止定于波流非深契平靡定之運則必不脉曠叢連觀而并外沉于且嘗欲為君子縣以矣語、通真透入心髓次作過文後分

二股不事舖排自有一種情趣周光祖之文燕、佳先

講知字二比云夫知非從耳目入也其靈而含者原以性天之竟体嘿証于人我之一脉亦不從意想出也其靈而貫者原以迫對之實際顯露于形神之文關根極理路句、

深入講中間三段皆有精到之語首。句云分內之相界既觀而

意外之相遠傳化即有見承吾自有吾命也造物之所愚素不興也中段云無形之矩矱先訓而

有家之防閑徐合即有变化吾自妙吾去也壓世之所顏頭不受也末段云受響之根宗既遣而

傳声之变態愈呈即有森見吾自神吾知也流品之所縱橫不乱也說理既真措詞亦

粹祝以誠之文句々從胸中流出並無一毫因襲

最當潛玩請看句云夫人亦知學之必先知命予命希理數而君其命于乘除闇闕

之外別立主張亦治物我而統其同于形神声其之間旁通標絡故試悟于光天之付界而望懸之見自

錄不然意識紛馳欲為承性之君子不可得矣又試記夫日用之流行而陰陽之意自什不然當求妙也

欲為居易之君予不可得夫字々新奇可喜可悟過下云蓋天命屏最微

渺必猶錯不微之精共語玄同之域乃始是當其解而知命亦最精寔九無体中之罡證無声中之宜洩

亦可二
見真相彩鑄不毁之精華語皆獨創之談並非人間
所有講後二段云故夫快然而陳者不有礼耶有常
之天則正我陡節隙理要絕要束
之區而休認不親則形骸無主特何所提以內圍也
最賊而布者不有言耶偶呈之天績正人神情意態
自自此之際而鑒察不容則
品也術更何所憑以外兒也要絕受束等句從不
經人道過凡作文須要自開爐冶道統向從來人說
不出的言語乃為奇特此等文字惟會試場中有之
然即會試場中亦不可多得者幸毋易放過華玄禮
之作亦非凡品中閒工夫段講云有如不知命而君
子不可凡矣蓋命
諧于此真之此而寬同夫分通之數惟息之與組皇
相對則遊神于滲潢而其套自惜舌者無論索命于

以在云 中 出 之之則雖主于文出衛声
作于以有 多 歷 項隱握属者短相于者臭
揄後消一 獨 脉 而禍鑑人有獲揖自有以
脩天軼成 到 絡 没決于唇之之則心之後
之其世之 之 整 無人空吻实外域中家夫
氣机之命 語 然 識品明而可失心正可命
而不思在 鮑 神 別于而空也礼于之也之
無借而于 際 情 者懸其愉有之静則有精
為不無先 明 流 有断品人如精定而如且
修乗為天 奇 動 之即自心不且而遂不特
毋知順其 思 蓋 実近呈曲知併其為知其
無之毋分 異 趣 可在否惟言其平神礼僥
為則寧不 藻 選 也観者縁而五自明而偉
悖有為加 種 也 而無表人官堅之立之
先 衛不 ： 陳 不 論則不之否衛不私
天 有損 驚 纏 拘 不裡可用者性可智
後 容知 人 超 不 能因知而無念必而
天 移之 講 朗 縱 究端矣乱論：矣與
創 之則 首 不 蕭 生観蓋焚漪與蓋命
自 命有 向 犀 洒 心妥言無心節礼相

肺腑鋒銓爍然易于實識講一一節云凡雖境求立循

摯捿之術輒百節無附
現會通子矩外益量推
而能若是必非之道已
嗖交約之文輒萬想無
即實億逆于家光益炳
而能若是必皆之繼已

而立推知札
立之推馬豈
凡按形求知
通而知難知
綜別之明馬

易也一當霑撼
者原性制情即
其犢々于札者
猶易也一當徹
言者者衷核梓
豈其汶々于言

離境求立與百節無附等語必非汨沒于時文者所

能言束云是以居子煤依陰陽之謨雖有文修必採
經縮自有以貞德性而周防維潛浮清息
之宜餅有窒請心窮謀論自有以辨官材而敘
流品此之謂全知此之謂余命盡性之居子此則

精鍊之詞徒容長嘯聲振林木祁承燦識高意朗絕

張情乏懈遠之識惟甄利害
無烟火氣講不知命云迫人于府悽而不能什然于

造物之權隨在無自得之心袛恐成戲迭變于須臾而不免微萌夫爭勝之念此等句皆不隨人口吻而超然獨到者王命璿搜精剔微往々出人意表講首句云謂之曰知非徒卜度之知也靈明之昭微即存養之默証安身立命之本体其悉嘗于此矣知于此而不知消息盈虛以无心委之既不能參合于声臭之元迓福祈天以已心邀之復不能容揖于昭事之寔欲為君子無由也語皆心得說理逼真張爲厲々有奇氣亦可掄魁講中三段云欲為君子則莫急于知命々制我而我嘿契造物制我之意則數不衡而理自微々守貞養定君子之品也不知而假世情以微造化之于品格則已嚴矣試思何以不為君子而命獨可不寧其知與欲能自立則莫急于知礼々坊吾而吾独觀本性自有之坊則即不若而精自揖形強固特立之貞也不知而率天則以隨萬物之靡其于精氣固

已多矣試思何以不立而礼可不知與欲知人則又
莫急于知言人之朕不露于言而吾洞悉其自獻之朕
則形不混而精先告焉表見于裏呈周知之鑒也不知
而溺浮詞以逐羣情之變其于攤鑑圓已之諫矣試思
何以不能知人而
言又可不知與詞真意剴直逼大方絕不似聯科
文字周炳談妙契深心直窺理奧講着句云最不可
不知者
曰命夫命之之說耳矣有如妙契之以通于造物先直
可以消人之欲心奪人之械心而使日遊于淡是居
易之撥也不然而味于莫致之數將營逐無已時乎
必且饕富貴而失性命之情殉利達而指廉恥之節
行无完名則不
知命者之為也曰游于淡非見道者不能為此言講
中節云吹莫切于知礼夫礼之用最矣有如會通之
以夬持于形性間直可以壯遊氣之勢塞柔
情之竇而使日就于絕是強立之操也不然而間于
筦闔之則將靡蕩何底止乎亮且血脈不治而精神

乱营耳目支役而百度嵩失身无营操則不知礼者之為也壮游氣之勢塞柔懦

之實此寔体貼于身心而得之者講末節云次莫急于知言

言夫言之変甚不可詰矣有如跡覌之以洞察乎声氣之原直可緑費以窺存即華以核寔而使之无可

匿是人物之衡也不然而昏于聽听之掐將材品何由定乎竞令曲士争鳴于大道而學術淆憸壬混

跡于忠良而国是乱賢否倒置則不知言者之為也曲士争鳴憸壬混迹放膺

之文極其馳騁毛一鷩一氣呵成丰神流動提知字

二比即講知命云命也者其理若定若移將有必知之則以順受破其迷情不至营机

心以衡造物以居易然其使俾不至域械事以于大化而不然者方且順受之情穷外規避之情穷内彼

其行畫如馳日斯勲于人情世故中而滑為君子耶直闖玄関自興凡品各别

次挈下二節意作一過文更復以知禮知言互遍

四小比而總結之曰未知命以前患其跡而不神故以乘除消息之運光開其領會之門既知命以後患其去而無著故以覌神謂失從之場一寔其空虛之見總之成就一君子而已矣

頭至尾拔〻相接而神光陸離可稱高調江灝亦有

識有卷之士講命字云命非易也其粗者為一定之數可以銷尋常馳逐之妄念其精者為太極之秘可以洞造化原本之真詮

理數兼舉直透本來後二段

亦佳蓋高手也鄗士望亦矯〻出塵其講不知命云睹聞显微有不必然之戒懼而出王游衍有不必涉之帝靈

此等句皆出人意表

柯景講不知命云見巧營之倖獲則趨避滋悅成數之莫逆則備持阻吾意世侑君子

命不呈々遂々與司命爭权而行祟以書順受之理宋可解嚴也皆切理之談無一浮字過下云是以有知命之君子則有知礼之君子升沉任諸運而操縱禀諸躬矣有知命之君子則有知言之君子謂表委諸虛而法戒責諸實矣血脈聯貫異無痕迹

極高明而道中庸○此題朱子以德性問學分作兩橛然則極高明者並不須問學而道中庸者遂與性性無干矣註中極高明訓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致廣大訓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意自內出欲從外來故蒙引存疑等書講此句俱要在遏外來之物欲上講作者都講一套遏欲說話而于本文高明字面反不相

像此時文之大病也又訓道中庸為處事盡精微為
說理故作此文者全要事上發揮不許犯他理字最
為可笑然年予作故君子尊德性一節文字只依經
文渾融合講並不分配今年諸作則脫盡支離之習
矣臥病林皋觀之不覺大快會元楊守勤起云性含一栩
中庸而與天為体與物為量此夫不累而高不拂拭而明而寔自中自庸無索增損者
與高明打成一片纔是真正脈路樣云故人亦知德性之高明矣
而純騖乘其頹解則遯高明正以反中庸人亦知中庸為德性矣而欻忽遺其故常則離中庸正以累高
明說中庸亦是德性甚得肯綮寔講云君子非能俯蓋以極高而

持之之崇真体此至易者作用紛紜容有旁奇而畔正者可云極乎而知能易簡所必衛焉惟無以畔之

者累之耳君子非能增設以極明而洗之滌之選真明也至若智故萌生容有扶幽而反側者可云極乎

而執迹衷易所必遷焉惟無以勝之者累之耳只就高明上模寫並不牽扯

註脚此二比已講盡大意回將中庸提起講云偏倚易溺

由意見之求解極之者以戒慎充歷明務遊之无營无染之天而原非意見為地步故窮高明于畀是為至

高霄明于罰昊為至明而象帝之先皆以溯順帝之則隱微乘人由情識之用事溷之者由慎獨見天載

直還之不倚不淵之覺而原非情識為尋求故即畀登高乃日積則闇為明乃日章而日彰察則背

正以体物不遺而意交挽運融合縫氣度冠冕語意春容真

元作也束云為天下無畀闇之中庸而君子恬淡宋斯有餘不足之端悉化目中庸之所

以澄丁户天下亦無出戾之高明而君子履中蹈和斯路縣高朗之体自絕尤高明之所以臨其實德修而道根良不虛耳說到無罕暗之中庸乃知内外原非二轍

魯史中二比云吾性中豈別有發越之象矛勞引其不私皆以漸至于忘私若見其為高之極耳要之心思之所不到正耳目之所不驚者也率而術之庸無後世之述而隱怪易務焉吾性外又豈別有形揭之功吾第擴其去私者以復合于無私若見具為明之極耳要之實擇之所不丟正飲食之所不發者也哉而行之實其邈世之旁而尚途邪已焉根極理要不縱不矯揉

之煥通篇皆佳實講云性其無偶原超萬物而獨倚非必抗之使高第倚着無失其倚之扱斯高之所以極乎試採高中之實際豈玄處也手哉其超萬物而出其上者正固萬物于丁而合其則本其所極者深而道之而平常之就悅矣淺靈宗成示臨萬象而常惺非必耀之使明之夢惺者適

還其惺之体斯明之所極乎而試察此明中之真境豈明其察也乎哉其瞭萬象而涵其豁者即酌萬象于心而持其衡本其所操尊而道之而偏倚之私化矣趨操在人事之表履蹤在人事之內盖神化性命不能離跬步以虛衍其机而舍乎淡之作用神剖且于何着乎安見天道之不為極耶昰或乎日用之跡嘿契于日用之精盖飲食飛躍莫非從性天以鼓其毖而含趨朗之心体矩度且于何運乎又安見失極之不為道耶意極明朗言多透宗

周鉉精思粹識轉叢轉深此擅場之作也起云性非緣染干物情何嘗不高不至高中又自洧然成之規矩性不侵蝕于物化何嘗不明而至明空又自有天則之範圍独不脉失濃艷之識驅之竹斐有偕正齊為旁識者而緣隙而入其入必偏依情而出其出必謬初体始不合矣濃艷之識一句轉下有力只此一起便可冠場矣講云高者極于無甲者也惟是不肯

倪然出世故之下耳遂可離世故以成其贜手希微淡泊之真自當以其宜稟則于日用循々馬與愚不
肖之夫婦同其知識而何敢于天理上馳一分也則其所遵以為同途者也明者極于無闇者也惟是不肓
味然受人一情之得耳遂可脱人情以寄其朗手声希味淡之内自日以其則程量于真常依々馬與生
民之飲食同其不獸而何敢下性分外加一分也則其所植以為餓者也渾是一團理趣
無一泛語後二比云分三極皆只此一中外此豈復有高明之路彼頻僻自総者皆
從不自堅之理境而差者也故欲中用中愈歛愈固而启可以遷詣極之本体通天地者只此易簡外此
自別無高明之途彼索隱行怪者皆從不自反之一念而差者也故庸德庸言愈淡愈真而後可以遊通
極之大觀只此一中外此豈復有高明之路等語抉精入
微直透心髓結云盖君子以發育峻極為体雖中和位育之至極尚不轂此心之戒惧

何自而生屑媸之端君子以三千三百為用辯

言言中窾字字逼真而意象委紓秀

色可擱置之首選誰曰不宜王家植講云從本原體會其不畢不染之真而從日用間調適其不偏不倚之用高者將浮游之氣莫與制之而默以馴雅沖和用維其篤定終不令吾儒有勞高莫逐之意見矣明者非為炫釋惟還浚其明而微私不染乃為極耳但恐此念偏逐于明將索隱之智莫與收之而陰以規矩範圍譏調其氣脈終不令吾道中有求明反晦之情識矣

串合有情詞亦楚楚劉嗣傳講云原原本本之天一物莫尚而紛紛綸綸之際萬應皆中非必積累為極第就吾常偉之体無為屈撓此中不見有巍然崇峻者乎而超卓之意想調剖之以歸于平易知易從皆日用持循之常則也而高不屬玄渺已非必炫鶩為極第葆吾常覺之

真無為藏戲此中不見有㶉然澄朗者乎而開豁之灵襟退藏之以凝于寔不增不損皆閒暇泛應之奧
常也而明不涉幻寂已氣平而語暢後二比云有貞觀貞明之体段而竟不离
中庸為作用則大周游衍皆坦夷平淡之真有至易至簡之猷為而要不外高明為主宰則經常率履皆
天真性術之秘涵泳有情悠然可玩張京元高才卓識政自
不凡起云以高還高以明還明萬無受以天損而吾守吾中吾富吾庸又何于人益開口
便見肺肝自然令人可愛接講云理自在天地萬物之表又何不在日
用飲食之間特就其不可即者見為高明而即之而无不可即中庸而已惟中庸故愈不可即也理藏于
隐微声臭之先又何不着于耳目覩聞之際特就其不可几也見為高明而几之無不可几中庸而已惟
中庸故愈不可几也就中庸處愈見高明乃是中的之語後三

比云蓋人惟所處之非高故思有所篤焉以表峻而中庸之守則擧夫奇能詭術極力而莫陟其藩者吾自不勝其高而又何怪之行矣人惟所見之淵明故思有所眩焉以示察而中庸之見則擧夫深心玄解極力而莫窺其似者吾自莫掩其明而又何隱之索矣此又說惟高明故道

中庸與前比開合相應乃是一線文字樊良樞亦是

高材寔講云本高也所何以極其高卓識之襟宇超于法象而佛于萬物識有屈吾性而據其上者而卑近之外別無卓識惟即此卑近之理引為寔將寔證而必由乎是也乃其所以愈平愈超者也本明也而何以極其明昭曠之神靈與化育同遊而與飛躍同活潑潑而肖活吾性而廓其內者而显見之外別无昭擴惟即是显之理率為庸言庸行而不離乎是也乃其所以愈抑愈朗者也卑近

之外別無卓識與愈平愈超等語皆從至理中流出

非泛然者戴新作亦朗然不羣聲色皆勝寔講云君子非能于本分增念第令太公不受減塵芬即徑寸恢上覆之規而于其間自有真矩蘧則以事制事初不矯事以從理者又尺寸循之而無少芥許者焉亦非能于分外除念第令一真不蒙翳于纖垢即淵默蓀下濟之光而于中自有真條理則以心起應初不鑒事以生心者又权度隨之而無少踰越者焉太虛之渾涵原不着一物而胃平物者寔不離物故澄之并飛躍之皆空調之乃飲食之俱適總不過擴之成体斂之成用有存發而无精粗也人之蓀揖亦不涉一象而不圓象者寔不必遺象故賢哲馳騖而莫窺其樊夫婦循習而各逐其朴亦不過其境愈趨其道愈平有分合而弃无內外也語既精深意復條暢殆是有識有養之士金汝諧起云夫心一而已可指日孰為高明孰為中庸哉但竟其超萬緣而独存却世垢而不染見為心之境界迥别而神化處即其經常

處也但竟其曳行而無奇態淡而不厭見為心之制行自坦而坦曳處即其鬼煥處也他作雖

串講猶以高明中庸為二事渠則合之為一矣意見

最卓魏濬後二比云端言楷步之士或以拘見窒虛明君子以心為萬理呈露之區故洞隔之衷聚為寔地而拘曲之心盡化清虛高曠之儒或以虛見窯寔功君子以心為萬物受程之則故精寔之處無非超詣而玄邈之意不乘其文通篇皆佳而此二比尤鏗

然可誦吳友賢正講云于是乎極之于可極者焉吾能屈物而不為物屈我者能遣欲而不為欲消此高明之盡境也而盡境豈外現前乎神情愈卓越愈奇日用飲食之為真依乎中也寓乎庸也道体本如是率其常焉而已極之于無可極者焉我本無物亦不與物較屈伸我本無欲亦不與欲爭淨垢此高明之正境也而正境豈容欹側乎胸次愈旋闊愈竟居室夫婦之為寔中不偏也庸不易

也道真尚如是傾其旨焉而已只作二比文字而搜玄闡秘字々珠璣非學識素高安能有此業大受中二比云道无象可執而亙之德性中有常伸物表者吾勿以私牿之則何弗高也何弗明也頤舍此中正之途別無高明之境則牽其固然自有乎而不嫣于乎者是君子所定為終身之依者矣道無方可脩而索之德性中有獨超方所者吾勿以私障之而高自若也明自若也頤離吾矣易之境以無高明之與則脩其常然自有易而不獸于易者是君子所依為不踰之則者矣高明不分講而語皆精覈躍然動人沈士茂末二比云若离用言心則靜証而冥觀第增隱惟之岐惟按之于中廧而穹窿曠朗之依乃即此與知與能之真夫是以出于世而不晦外心言道則適俗而通時反坐庸愚之障惟本之于高明而日用飲食之間固已合无冥声无臭之載夫是以入于世而不塵

心理闡闡發最真來宗道先講極高明渾〻發下題

朗爽剴亦是作家滿朝薦亦不分高明寬講云極之者尠

凡遠而遊意于天地之表誠最巍最煥矣敬惟是最巍最煥者于何托根耶曰就天地自然之則稟以為程隨所注瞥悉就為笵圍而最巍最煥者皆真詣也極之者薄拘挛而馳于萬物之上誠莫踰莫掩矣故惟是莫踰莫掩者于何覺極耶曰就萬物當然之極奉以為型隨所奉動悉歸于約束而莫踰莫掩者皆寬脩也

渾雄典雅朗然可誦涂一榛後二比云天下惟中庸之理名跡未嘗震世情神可以語聖則高明莫過于中庸而以私心為充拓則卑闇之尤也以澄之昭曠而后體會名理者有所握其宗天下惟高明之懷隱悋不能亂遯世不能悔則中庸莫近于高明而以卑汚附經常則叛中之尤也必遊神矩淩而後之心曠達者不至離其常

一字一句俱屬真

詮蓋遲中二比云磊々落々之中不受一物侵而吾亦極其無一物者以與造物游則高明之体段得而此無物之裏有終身由之而不盡一念合之而即是者何豪趣焉盡無不足干性中而宰有餘于性外也空々洞々之內不受一私點而吾無極其無一私者以與太虛接則高明之本体完而此無私之內有出之即為塗轍而遵之愈竟乎淡若何奇執焉盡一毫不可以妄揣又一毫寧可以妄逞也

醞藉玷估一洗俗套非宿學焉能有此沈朝樺學邃養深理精詞綺中二比云試想道之玄機不過從睹聞隱微藏其朕兆而隨念發越亦隨念收斂即窮蔭潑徹而步趨僅涉尋常試想道之旨趨不過從知能飛躍露其天機而隨境合神亦隨境合執即奮揚昭融而檢點周踰尺寸全篇皆奇此二比尤覺精粹吳爾成講云君子者欲循其事々之常先澄其無事之宰天下莫高于心体豈嘗累以

加崇惟法之爭盡萬欲歸畢一真仍共而卓焉爲等齋無上之真源天下惟心体至明豈拂拭而加朗然滌之無餘爍其羣欲耀吾一真而湛焉爲照徹無涯之極請

首先散用二句便有力量便覺活動蕞極字最為透徹周光祖起云

夫極以究竟名也如必騁悠謬之途而蕩乎無歸則天地萬物寄于何處道又以率由名也如必泥筌蹄之跡而物焉不匕則經曲等歸根于何門

如此提掇便管攝有情中寔講云

嘗試觀夫嵬然而上參者無象可迎有情自結我還我性而高已極矣而且課虛以爲高乎体段雖峻則固日用間該之以爲經而無反無則人以爲固然者也是所以遵其途而必赴也嘗觀夫瑩然而上徹者無塵可拭有照自瑩我湛我性而明已極矣而且能玄以爲明乎流覽雖適則固行習中視之以爲素而無傾無陂人以爲同然者也是所以循其執而不乱也

太羹玄酒自是逼真祝

以依中二比云

吾性本來虛本不受一物之加君子特還返其虛靈之一脈而高自極夫既已無所增加而又安所容造作乎任真而出至乎切也乃其至玄遠矣吾性固有灵源不受纖翳之障君子特條合其灵悝之一脈而明自極夫既已無所障碍而又安所不顯易乎率意而行至闇淡乃其至昭微矣

敲骨取髓直透本原收二比云

蓋高明不可象正藉無倚之真常以宜露其妙蘊少穿鑿便成隱惟之岐中庸不可依正霏賺剗以卑識以流衍其神机少卑暗亦坐庸愚之庠

高談名理獨得神解施堯化中二比云

念私欲之為累每乘人之畢晴乃反觀自性其所称天地為游者固在我也則推而極之令毋失其故為試自体認日用常行間有按之無奇循之莫竟者則隱微中具造化之索篇矣念物欲之相攖象曰人之塵浊乃黑察性天其所称萬物為命者固甚卓也則推而極之令毋毀其初焉試自体驗反躬寔証時有叩之闇然條而

日華者則方寸中得品彙之根抵矣

認題寫意真景躍如陳鏞中二比云

高而僅離情境未也性体可通三極必并超理境而會其宗高乃極于無根然得無標勝于耳目之外乎夫道之卓越者常起于平淡則鷙高與不高一也曰乎應變化有自規自矩之軌轍在率以為經而隱性無可慮已明而僅微物障未也性体可燭人心必并微理障而洞其與明乃極于無際然得無馳驚以為明者乎大首之華若常帰于閒然則炫明與不明一也紛紛錯綜若不偏不倚之準則在循以為常而奇誥可無慮已

說理真切無一浮泛語祁承㸁起云

吾以為人心無事理外之高明而游心聄曠者自遵夫坦夷之境日用皆性真中之實境而極意乎突若乃真為峻朗之机

着此二比文躰便覺平正搂云

德性不內偶舉念更何物得侵其高明之体吾不使一物之可加而適還其独立不昧之心則心豈虛而無寄之心乎合萬事之咸宜者正所

以成一私之不累而遵道以行若循之以出入而弗喻矣德性不術狥物情更何地可容其隱隱之態吾不使一念之得叅而適如其超然独朗之性則性豈更有形上之性乎惟庸行之皆真乃所以成全体之尽微而依乎中庸若發之準繩而弗過矣

德性不內偶羣念等語洞透去

理非淺學可拾取又收二比云

蓋此衷之明徹者独真則奇衷無可諸其念自見夫宇宙間惟此真常之一道即時措而出縱橫変化無非此体于中庸衷情之融適者已至則隱解無所眩其心真識夫心性中止此目前之至理自率性而行显見隱微揔之实証其本体

一味

說理精意溢出揚鶴講云

謂高者可一蹴而造則性地何淺而不深極之又極令太虛寂廓之神超于象表焉而要之寄心于事絕者乃道内之神情非道外之神情則易簡無奇正所以參齊法象也已謂明者可旦夕而徹則性真何薄而易究極之愈極虛員明洞朗之妙融于自得焉而要

之還逕其清虛者乃率性之超詣非離性之超

詣則尋常日用正所以磨瑩性瑩也已

極力

發揮詞意俱徹張爲講云

一念未起從几微內游除

而不使妄几出于真性之

上太虛之所以增其妙也就此把念之際隨事体謐

而覓有不可踰越者存焉坦々乎中正而超循吾太

虛中之雖獲而已一物未接從假惺內剖磨而不使

纖塵捲于本体之上昭曠之所以益其朗也就此感

物之間踐訪俗累而覓有不容馳鶩者存焉

斤々屬寞易為則由吾昭曠中之尺度而巳

會文切

理句々入細部一綸講云

高之極也循之以自然之

途則不增而自崇不然則

日減吾惟率于易簡調于至當令中庸與我常相依

附也則其渾然而無倚着者固其所以超然而無上

者也明之極也授之以本然以柞則不暴而自明不

樂則日間吾惟迪于經常明于永久令我與中庸常

相允踏也則其粹然而無偏駁者

固其所以炯然而常存者也

理精而意徹有學

有識者也鄭棟初二比云君子亦現自性巳夫豈然燠然者隱曜心目而揔不

越乎尋常執轍之間還攝心灵俾其常峻常朗者適得本末而惟寔假于日用显設之際冲和正

大是舉業正宗近來後生絕不肯作此等語末二比

云盖極者鐵毫必聳之謂而擇乎中庸服膺弗失則一由而心倪零弥由而心量完此衷之卓而無耦

賛而無蔽者更謂而々乎々有

所戱歎乎本初極者終始俱徹之史弗鰥則乍舉而心緒足常率而

心境満淵乎而衆有者更安

乎萬象鰥乎缺于元始

者郭士望講

譜新而意高非淺之

所木觸坌悬能至之深不高明願人心之沉淪木必自物生而喜怒哀

渠之發捎云之表而曾

中和即其沉渝之覂吾特遊意為物尋一踈往夫情所不能至神能至之

訶不高明之境措不一

心之垢汝不必自情生而鳶飛魚躍聊察即其垢次之蠻吾時游神衆情

之表而曾不別設一飲撤矣語出獨創意入淵微非淺學可到末

二比云蓋卑者不可以為高暗者不可以為明此顯與高明背者也然要以声學矣偶為卑暗非

以愚夫愚婦為卑暗也故舉世所罣而震者乃或知能不遺于居室此以得君子高明之自張之使高識

之使明非明此陆以高明花者也然要能很識于心恩嗜欲之上非詠張識于甭言之上也故舉吾所循

而習背乃之明聞忽通于此可以得君子高明之寔天載純談名理愈微愈工

陳臣忠講云高非更加恢贖第以本不受品者令之常伸物表而高極矣乃其常作者正于

日用應延問妙合机宜則以時中為的真見喜怒哀樂之節即須臾不可離而馳驚之俎造化矣明非更

加察識弟以本不受染者令之常瑩壁外而明壺矣乃其常瑩者正點目前斟酌處默符敦會直以大中

為矩真見夫婦知能之良即聖人不除益而炫燿之念狠覊矣認題闡真獨造玄境

前後更多心得語

老吾老以及二句 ○ 此題兩及字不着功夫以心證心便是了當大意只欲提醒齊王良心使其見諸行事楊會元之作最為得体起云概論當及之人老幼盡矣而家與家相閲則〻老人幼與老老幼其人一也究論所及之心老〻幼〻書乡而人與人相閲則共老共幼與吾自老切其心一也提得明白令齊王見此曉然無疑中講云吾庭閣怡詩不必頗頗速而思安而試以及人尚忍四境中有若㒵速乎怵是牟歆所鍾正其黎獻迎之歡覲若而就此擴充即斷言得藥無不調削皆從吾老爲诂溅巳耳吾朝夕須復不待男帝歸而思懷而試以乃人尚忍向体人有若帝歸乎惟見慈貴所切正其蒼赤遇之䝉通者而就此引仲即標摩䜿育無做不

悉無非就吾幼為沾暨已耳
題中兩截字最妙是要齊王察識真
心處今只從吾老吾幼閒裝一体之情齊王雖愚亦
必心開意穴次二比云凡家諭户曉者其及甚勞此之為及第令勿侵其利勿奪
其時則善貸不穷非必有貫于吾也若何不以貸之者及之凡人無人與者其及有限此之為及第令各
爭其生各之少欲則同馬各得原非有乃于人也若何不以同之者及之此題原証是心
足王之旨故只欲説其易不欲説其難緞云蓋人主縱至忍
未有不自愛其老幼之骨所試察其自及者從何托根從何謐裝而俞脈立通何弗及也人主一念恐未
有不坐規老切之失所試察肯不及若從何陋閑從何湫底而府瘠已通何难及也是心足王謂其足及
耳亦必及之而後足乎極力接引筆端如畫魯史講云骨肉相閼何至

視其哀毫而不一錫之以安逸故時其飽煖達其歡
愛撫謂之能老而試思之人老何独不然則一念之真
愛與斯人之合愛並流而更不頌增設矣毛裏捐屬
何至視其稚弱而不一與之以撫摩故特而輔育時
而將営撫謂之伏幼而誠思人幼何独不然則一
念之真慈與四境之同慈並發而更不貴安排矣

曰

不煩增設不費安排最得宜縈後二比云境有偶不偶斯意有

注不注而惟以然丶內起之寬分而均彼之則無兩
念丿巽而丶丶易莫以通而少長之覆露無遺人有
觖不缺斯仁有萌不萌而惟以隱丶外溢之端廣而
鍋類則縣不到亦無不給若傾儲以出而海字之沾
淲何涯

無而念亦無而時無不到亦無不給皆是精諳

之語梅之煥通篇皆佳起云界門遠于萬里凡天下之爲老爲幼有欲而不
能自遂者即王何由盡見然而未當不自見其欲堂
下隔于凡閣凡天下之欲老欲幼合情而不能盈許

者聖王亦何自動情然而未嘗不自有其情不隨人口吻而自發已塑造

然中窾接講云人各以老為老王者獨合天下之老以為老有如一堂聚順而耆年速餒至有扶杖而窶匪民者于吾老ゝ之心忍乎不忍乎則亦老以及老而畀人之得安者亦循吾也人各以幼為幼而王者獨合天下之幼以為幼有知一室响與而未子向隅咨无樹循而歌孔迩者于吾幼ゝ之心忍乎不忍乎則亦幼以及幼而俾人之得懷其流就吾也說合天下為老幼始

盡王者分量後二比云非人盡為賜而第使老無失其為老幼無失其為多即我老之幼之也是以不賴之為賜也非必家盡為予而第使ゝ得自老ゝ人得自多ゝ即我之老ゝ幼ゝ者所使也是以不弟之為予也不必外求即心便是此是題中章旨

嵛瀾末二比云如曰家而施之戶而給之則及亦不足第使其精相往來意相灌輸而人

之老分不殊乎吾則即念而是乎如曰人耆老之人
盡幼之則及有待病弟使其欲惡與共憂樂與同而
則取譬其屬分耳
吾之老分可及乎人別得及字明白便見是心是王

胡承給講云
人我不無相隔而以吾相及之念化其
相賜之念測外何必其不閒已內何必
其不閒人而跳道之談自瓷融通人已原可相遍而
以必可及之机沿其可逕之運則端何必僅在已委
何之不在人而其
轉必餘殊年治亏
鈴鍾之工賊心調目周鉉起云心民
有欲豈儀一一逸捌其內而証之家人父子原與一
脈捐生則係微不豈吾外而証之千情萬態恙從一
心偏現則
與欲不過

直從一体處歎揮諜入闢與中二比云人何

與吾亂用德頭而无氣以備即與民情風化
同一俞既矣說以此心提灌備之腳而其生心而不
已者已物然而欲出之皆及之凡也一治既而想百
姓之天在此舉也何人然情吾以吾情相倚蓄而元

氣常流即與愛利保聚同一由旁矣試以此酌乎乾之途而其並生而莫遏者已罹然而欲動〻此者及之倪也一提挈而萬姓之脈在此行也民情風俗同一氣運等語吞吐六合愾〻無盡後二比云吾遠而求好惡于民求所不及不免有偏枯之病而此老〻紛〻特尖几千分行之境澄一念則尋之无倪澄百念則出之無方常見歡欣交洽天下百脈隨以蘇吾近而調分頭于已即詡所及猶為有待之仁而此之及者及幼特輸轂着遠運之官骸一念〻〻所可到頭万念〻〻所可到頓覺生〻頁脈歸〻于一腔而不隔恩深詞暢不作沾〻語王家植起云大凡天下之悲愉休戚心相關則一可比之而無不合君人之体恙撫育情相遝則通原推之而无不直故舉人老人幼之敬咪而覆載之生灵尽本老〻幼〻之施暨而王乘之慈愛周得此一提便有綱領後二比云蓋吾所謂保民者以所及者保之措

其德意斯幽其生机此不忍之所以宏遠而死外也吾所謂及人以所保者及之吾為汪濊即吾為滋息此不忍之所以真切而靡台也淺淡中描景緯有真趣劉嗣傳講云盖天下之老欲終身欲託者雖仰沐承流之惟謦而吾恩之仰有事俯畜育者自見前靚休而皆真吾度不能尽天下老之也吾豈不能老吾老乎庭闈恵安之愛潛躍吾不忍之良環覗海隅其誰非吾之耆耋而忍令不蒙噢咻也則有其及之而人之老吾老之矣吾度不皇皇天下幼之也吾豆不能幼吾幼乎天親研傻之懷嘿触吾不忍之直旁觀生齒其嘵非吾之赤子而忍不蒙煦嫗也則請其及之而人之幼吾幼之矣意之所及便成佳境点高手也張京元中四比云人皆有老吾弟見吾之老則老老者若局于庭闈而人我有分人我之老何分試即吾貽安脩腆之情一念真誠已然宇宙之太和而以此及人我之老老而具在矣人皆有幼吾弟見吾之幼則幼幼者

若僅于擬議而人我有岐人我之幼何岐試即吾誠求頃伏之頃一脉天机已藹然父毋乎萬靈而以出及人我之幼懷即人之幼怀吾所謂及人之幼者即吾之幼〻而具在矣精而念濫無不含拇即无不暨及所隔者形骸而不隔者神理性合而情周無觸不灵即无人不到以所及〻者有限而以无及〻者无涯

清曠自如不費推鑿樊良樞起云

孫者之道尊年而尚齒恤孤而壯弱其為慈也公動無所不適其為術也巧而无所不施於用之而不廣夫及之路則人我之封未開必有已憂〻蒸而獻人獨不相屬者障求之而不得夫及之保赤視仁之若等未明未有民憂民樂而惟我閱不相通者悠以吾域吾尤堂下之蔽也而吾以及人則域外之觀矣以人視人亦小大之見也而有以及人則一体之視矣

善作文者不泥其詞而但善發其意此題作者多將老幼提起樊公獨發其相通之意詞顯理

明一篇大旨瞭然在目矣金汝諧前二比云一情者萬肯之
竅會故老幼之欲一生欲着不必遍詰之于林摠即一室之親而情可知一施者百施之樞要故老多之以
恬以一黙不必緊見之于聞闇即一家之仁而思可知語新而意婉真是作家末
二比云及有同應而无漏之意故時乎政之所及則視老幼之一榮一瘁不啻家人之端顧于前
而經理之必周及亦有從道而无滯之意故時乎政之所未及目紀之幼之一噹一息不嘗吾身之自痾
自蔭所休恤之必到桃劇及字畢力撥擲魏濬中二比云不先人而
后巳則休戚之象在庭之闈之容逝者具体驗為最真曰以巳而及人則又安之術自內庭而徐流者其調
蒯為益須一氣說下兩股原是一股接下云蓋事有情形未協者猶有
竹于惟度老曰老幼曰幼直以自有之分還歸其人非以所不必着強增之也是不貸之恩也人有意願

未符者猶有待于比擬以老及老以幼及幼直以同心之欲推及于人非以所不顧者強使之也是有源

之澤也

用意斡旋愈深愈暢末結吾想四境之衆未得其所王未必一一周

知而九族上下環而待恩王必不能什然于念

提醒良心分明與齊王對語

非善作者不能及也吴友賢全篇發理新雅逼人起

云討曰夫王道之大惟是合天下之人共為一身而探也于已即見人情王仁之用惟是同天下之念發為、念而曰顧于人即為解澤

以、皆是精言中二比云從吾以自觀其

為老日身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于吾不啻一体也業己一体矣而猶有勸焉未遂必有不能自安者即此不自安之心而及人之真景象不竟隱く而俱呈矣由吾以觀人其為老且幼者均為父兄均為子弟吾不異同体也業已同体矣而猶有缺焉未周必有不能自已之心而及人之真意念不竟躍然而俱動

矣即此术自安数句挑剔最真提撕最切後二比云

及之者非必取天下人一一而就我斟酌也令王之仁愛特患無寔心々出于寔而融之靡不流則寸心

可以照萬国及之者又非取吾之心在々而就人解推也六主之德澤萆患无寔欿々嵌于寔而施之靡

弗済𠃵独念可以詞衆心此是寔理倘肯嵌心即綦隆可致惜齋

王之六忭郰宓華起云凡人同得者分各適者情老欲安少欲懐此同得之

分不相假者也而吾不独豈人不独啬此各遂之情可推及者也吾以心覌心而愉怫共此天机既由𠂢

以証合吾即以心推心而痏癢渾符一体自由独以普同句々新字々雅琳琅之

器原非凡品接講云計吾之老與人之老犹是一氣也吾不雖二三父兄是眷是厚

於于人老而嗟頹䘏哉是一氣之中而擯分甘若此必不然夫忘即念休養即念推致俾以養以恬者得

彼湯休而漸及馬所嘆矣計吾之幼與人之身儀之一脉也吾不難二三子弟是預是濩独于人物而悲困頓哉是一脉之中而横縱蒂悔此必不然夫亦即念撫摩即念推廣押无夫无札者得飲醇譯而次及馬所体卷矣不作磨〻之態而隨題寫景直逼真境如末二比中所謂以一念為衛而達之咸帰于在宥以同然為參〻而紬之共荷于生成等語清新雅練秀色可飧真詞林傑出者也説士茂起云今夫畫天下之人而計之其額欽似無量之然不過老者老幼者幼而天下固已足矣即王之心于天下者而計之其周渥亦似无量也然至于老者得老幼者得幼而王心亦已安矣其詞甚平其理已透善作者不以奇崛為高此類是也結云要之最易閙者一膜然迫于老幼而自真

惟真故吾心人心同矩而出則及所通也亦最准齊者萬欲然發于老幼而至公惟公故自起自推盈量

而從則及所適也詞明理暢大方之作丘士毅起云試宪言人之老

人之彡欲煦然蓋育于家中乎則王之意必謝不能也倫迃鏡之而吾之若吾之彡不蕩然突適于庭內

乎則工之思豈慮不足也王胡不以一家視不忍之端而真想不從一家而壅以萬姓爲勞通之宇而至

仁必與百人主言姓均沾丫亠發真理不事脩飾而躍然動人來

宗道後二比云及有漸次之義思隆于此波流于彼若適相發于一脉之中而惟无所壅

其脉則䑸境自遲及又有順導之義彼不庭滯斯此不偏枯若共相發于天動之頃而惟无所窒其天則

到處自暢來公之文如行雲流水到處平鋪不可逐句摘

選姑錄二比以供清玩其所長不盡于此也余一榛

不分老幼一滚講云吾祖竟一氣論法不得仁者樂以傷老幼之心而人在性命之

內瓘吸共和望安而望懷者誰非斟酌于吾之元氣其遺之也第從堂皇軫念普而及馬而人已熙矣吾

祖竟一脈貫注不得壅息渾以牿老幼之和而人在脈絡之內茱齊相關待養而待字者誰非熙滿吾之

太和共外之也第從朝廷膕念需而及馬而人已恬矣只吾祇覺三字就警拔

承上轉下、總無痕跡中間如人在性命之內著勞開

鴻濛從天而下直走奇特後二比云一蓋生机內稘則暵之外與成

已不相屬而老〻幼〻動于內者一勃然有發而必竟之勢此真全拊犛〻老犛〻幼之命于一胡慈祥中而曰

此及彼更不勞鼎〻給馬耳真意外壅則一堂之上與我若倍相隔而老〻勞〻發于外者油然有生而莫

已之端此真嘿括及老及幼之勢于方寸仁愛內而何吾何人更不費比擬馬耳曰不勞斷

給不煩比擬然後見心量之自足董暹起云吾謂吾之與人所隔者形骸而不隔者嗜欲則若幼之情可觸類而覌吾之人與人之人所間者親疎而所不間者倫類則老〻幼〻之情又可融類而施說理既明下可順筆成文矣陳國是原係吾鄉積學負識俱高論語中庸二作俱不及見末二二云一匕一蓋有覌所較密而息施无待者吾老幼[illegible]之欲盡出而符彼之欲也此曰其所及〻之而其發被者真亦有耳目較遠而息施有待者吾老幼一体之情率致而慰彼之情也此由其所及〻之而其覆被者廣通篇爾雅疎暢此二股跌宕有情餘以為式王家矣繳云蓋吾以天下為藏而即藏者合併以流即謂以人治人可也而吾亦不必立矣天下以吾為會而即會者當体以合即謂以吾還吾可也而及亦竟以漸次矣說吾

亦不必立及亦覺漸次直透性宗言思莫及洗朝墀

後妝四比云其有可杈及者弘施博濟謂傅區晷而用不窮其有可意及者審想潛求婉轉淮輸而源不竭及之端在約取徑寸而分類均及之机在捷妝旦夕而屑髓洽

語ゝ匠心發揮殆盡吳爾成後二比云故其分之異者不得受之以門則至尊之貴自殊君公之安自別而殊勢位不殊嗜欲貝就此宮人陰渥之施已有差而必遂引而必伸之机而所以刀已不可遏況其情之同而者不得受之以異則同矣以加人老目幼以知人之幼而痾癢同抑揣亦同則就此以推坤胞與之懷又有人入仁壽人人怙情之想而所及更不可窮有建饒

之勢沛然不窮而兩比混成一比是大方文字張爵

起云吾就王之不忍一牛者而想之其必有对老者而惻然念馬即此未現于四境而就王之老王

巳不能無念也其必有對物者而怵然惕焉即此刹彰于萬民而就王之物王巳不能无隱也念先動于吾則其可及者有朕當使其流焉而不壅念既威于吾則其能及者有源第令其決焉而必遂對境着色生机可把波云蓋吾老吾身之息即係吾生堂上之生意從此生意自為漸被即曰物什物而有際老〻幼〻之心擴是吾王威之天倪從此天倪自為周流即由己及人而无盡文中汴言〻貴胥器然提醒森王巳無遺力周光祖詒四比云共是一元之翁我是誰我人是誰人則老幼是誰老幼並念而維似有誰注之勢而一觸之无不躍〻以頭醒既托同類之塗耳可傳耳目可傳目則神又可傳神先時而到雖微有把握之機而一被之无不悠〻以共適堂上之與堂下誼不滑隔而成其兩愬也前〻念之與後念性不滑岐而令其门用也足王之故斷可識矣虚融透露盡屬禪机必平日究心内

典者秦鍾震末二比云以一家之意欲調萬方則無待衆年仰煦擇齒求依而後

有及見及聞之感迫其不得不出之發ヽ者天動而及者物■也以一体之生成均庶類不過ヽ取甘旨餘

欢撫摩遺渾出之以親ヽ仁民之序而人含不期而及之恩ヽ尚有限ヽ而及始无穷也文字有

在題中講者肖題而止有在題外講者出奇無穷此

二比於才ヽ是ヽ夕ヽ拌美最得及字之神飽際明講云一吾

腔而會者幼之生理極萬至亦極活潑可以証人于巳可以印巳于人ゝ從胞合起經綸則王者所為脉

ヽ以及也吾一物而惺老幼之真机寂微渺無寂流暢可以置吾于人可以鑄人于吾而從本原窮發揮

則王者所為牠ヽ以及也描寫逼真說理更透祁承㸁後四比云

故特患起念之不真耳ヽ一真則自无二体相安相恤之意若一体中之顧復同時以畢運而更何有阻而

难及之心亦特患一舉念之不实耳一实則更無異境相養相矜之意益一氣之轉旋息息以相通更何屬而不及之處信乎心無所封竟往神來之中即民物之托命而功有所及遠近親疎之際正心体之全攻游瀛縈洄無限光景程國祥末四比云時乎祖劉隆思問孫彰德

人漫之以臨背而家被之以滲漉是曰其可及而先為及也及之情專而及之用显時乎樂訓貽仔熙暐然社人則之以不扁而戶沾及之以不竭見虞其难及而诗元不歹廿厶之瀰遠而及之施長當是時若進蒼生于几席而以安以懷共聯為爲毛离裏之衆若置閭閻于心腹而有終有長併融為肢節膜理之瞻該博之才精透之識是必老于文學者部一綸起云

今夫王撫全齊之衆而合內外遠近以成尊其在家遊庭除者有為王之老乎幼乎此耳目聞見所及淇愛王之端渾者必多在識自郊圻者亦何莫非王之老乎幼乎此耳目聞見之所不及其望王之背

深者

就吾身上發揮字字切實郭士望評云謂發動猶有情以老幼之羣無得所之碩然必以吾老幼為端則起念于萬摯者并其睞處亦不解縱勢或不及情必有及之矣何也引之有緒自不窮于其所及也謂含氣猶寔念豈以人之老幼而無必到之情然必以老吾老幼吾幼為基則動念于懇切者并其薄處亦不勞縱數或不及理必有以及之矣何也溢之有基自不謬于其所及也意豈惜真讀之令人聳然且從物說到人

原影愛牛本意余遂孳首二比云至真之念域之以我而澤遂閒不見我而見真而我未始不人及也大同之情务之以人而息遂滯不見人而見同而人未始不我及也

說理極透後二比云几席之息動而不奁試竟之而黔卿一念私之則一室之精神公之則宇宙之元氣即試所不及而心及之而体萬物之真机以完庚除之情恕而不察試察之而豪髮

一揭反之則赤子之知能究之則皇王之愷澤即心所不及而法及之而家六合之真元以具議論宏大到處逼真戴九玄全作皆勝前半篇云江先虞是心之非王也天下有老而是心足以老之吾老則尤老之夫下有多而是心足以幼之吾幼則尤幼之故不老劝吾之老幼而老以人者情之逆也情逆无親止老吾文老幼而不老幼人者施之阻也阻施无衆均耳而一念而錮吾之老安即此一念而後人之老沒公必尊幼而更酬点不俟蹈渾而更施而吾老次何德康和保以中矣均幼耳一念而俾我之幼亦與一念而及人之幼懷是不必設身而更謙点俟分餘而更與而吾幼人幼間壯乳喘煦嫗中矣不事浮詞獨抒真理後半亦儀不能儆鑑耳周炳誤後二比云蓋息之出于吾原一腔之肫；之貞所流露老觸之而老幼觸之而幼莫非生意中本淡之作用而非有勉強息之及子人原一念胍；之

同机所蕴滋无異老而老之才后無異幼莫非真机中自然之及物而豈待安排

思致沉鬱氣魄昌大非淺學可到李若星繳云夫謂之及者非朝方布渾而夕御其患乃為及惟渾乎尔我飛体之迹而以天下付天下未起念而及痾癢相関總起念而立達至動雖其殴治之所未及者精神已先及之故至仁被老幼而我不知謂之以我及人者非仁先书卜余起而圖訖于人始為及惟情乎去同无盼之念而以顧愜人顧不家給人賞而仁已流不斂拊恵摩而盖治縱僻壞之來易驟及者意念已潸通之故老幼日飫于仁而老幼不知用意最精措詞温雅有養之士也禪家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机不主故常也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也其三為函蓋乾

盖也竊謂此二言句法惟

依題摹寫不主故常有時

用古

真及有一二並盖乾坤迥出

無主

老種種出来時文至此為極

旨矣

[illegible]選卷之十三終